古堂重光承文脈 金花歸寧報桑梓

——訪湛江吳川芝藹村

文學溪林

良心

前幾日，我們從深圳驅車六個小時，來到我深圳鄰居林浩兄弟的家鄉——廣東湛江吳川吳陽鎮的芝藹村，出席他們村裏的廣聖堂重建重光大典。

芝藹村地處吳川濱海文脈核心區域，自古文風昌盛，民風淳樸，鄉賢輩出。依託得天獨厚的濱海水土與千年古鎮的人文積澱，芝藹村崇文重教、樂善好施，鄉風清正，村容雅致，文脈綿長。芝藹村最初名叫南邊村。明末，霞街林氏先祖林東泉遷到此地，村子臨近南海，便取名南邊村。到清代，村裏族人林芝藹，為人正直和善，知書達理，熱心助人、德高望重，鄉鄰都十分敬重他。後人感念他的德行，便把村名改為芝藹村，以世代銘記這份崇德向善的家風 。「芝藹」二字本身也富有文雅寓意：芝，指芝蘭香草，喻君子美德；藹，有和藹、茂盛之意，象徵和氣興旺、子孫綿延。合起來便是「芝蘭芬芳，藹藹興旺」，寄託族人品德如玉、村落生生不息的美好期許 。

芝藹村廣聖堂選址規整，氣場恢弘，是全村的信仰中心與精神地標，也是吳陽古鎮極具代表性的傳統民俗文化地標，及嶺南鄉土信仰與宗族文明的重要載體。古堂承百年香火，續千載民風，融古建築美學、民俗祭祀、鄉賢文化、宗族家風於一體，見證芝藹村世代耕讀傳家、崇德向善的村落底蘊，是粵西鄉村傳統文化傳承、鄉風文明建設的鮮活典範。廣聖堂主祀的康皇大帝信仰，根植粵西鄉土，承載着民眾祈願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國泰民安、鄉鄰和睦的美好願景，蘊含扶正祛邪、崇德向善、濟世安民的傳統內核。世代傳承的祭祀儀軌莊重規整，禮儀有序，完整保留了粵西傳統民間祭祀禮制，是當地非物質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鮮活留存着嶺南民間信仰的文化基因。

廣聖堂還承載着芝藹村完整的民俗節慶體系。世代延續的年例傳統，不僅是鄉民祈福納祥的慶典，更是維繫宗族親情、傳承鄉土文化、凝聚村莊合力的重要載體。以古堂為載體的



●湛江吳川芝藹村 作者供圖

傳統祭祀、年例文化、宗親聯誼等活動，不斷活化鄉土非遺文化，涵養淳樸鄉風，凝聚鄉村向心力，讓傳統文化扎根鄉土、浸潤人心。千百年來，村民依堂祈福、依禮育人、以德興村，廟宇早已超越單純的祭祀功能，成為凝聚宗族鄉情、維繫村落秩序、傳承鄉土美德的核心陣地。

歷經歲月更迭與修繕重建，如今的廣聖堂，更充分展現了粵西廟堂建築獨有的藝術特色與人文氣質。廣聖堂一殿藏古韻，一堂載鄉情，是嶺南民間信仰的文化瑰寶，是粵西古建築藝術的精美遺存，更是芝藹村崇文尚德、團結和睦、薪火永續的精神圖騰。百年聖堂承香火，千年文脈潤芝藹。廣聖堂的百年傳承與煥然新生，是芝藹村文脈傳承、鄉風文明、鄉賢反哺的生動縮影。古堂承載的不僅是一方香火信仰，更是村落數百年的家風家訓、處世美德與人文精神。古堂歷經滄桑而風華彌盛，薪火賡續而文脈綿長，在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浪潮中，芝藹村廣聖堂將繼續守護一方水土、傳承一方文脈、滋養一方鄉人，續寫嶺南鄉土文明的嶄新篇章。

一襲紅妝歸故里

我還在芝藹村觀賞體驗了村裏舉行的外嫁金花歸寧慶典，深感粵西文化的深厚底蘊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魅力。

在粵西（湛江、吳川、茂名、陽江一帶）的鄉土民俗譜系中，外嫁金花歸寧慶典是最隆重、最溫情、最具宗族凝聚力的集體禮俗之一。「金花」是粵西鄉村對外嫁女子的尊稱，喻其錦繡年華、賢良淑德。「歸寧」典出《詩經》之「歸寧父母」，本指出嫁女子回娘家省親；歷經百年演變，在粵西大地由個體回門禮俗，發展為全村外嫁女集體榮歸、拜祖敬親、聚力鄉情的大型民俗盛典，成為嶺南鄉土文化中一道獨特而厚重的人文景觀。

粵西宗族觀念濃厚，敬宗睦族，重情重義，素來視出嫁女兒為「嫁出去的女，割不斷的根」。傳統婚俗中，新婚女子有「三朝回門」之禮，回娘家拜見父母、供奉祖先。隨着時代變遷，散居各地的外嫁女子常年難得一聚，各村遂在新春、宗祠重光、文化樓落成、廟宇重修等良辰吉日，邀約歷年外嫁的「金花」集體返鄉，以隆重儀式感念養育之恩、敘說桑梓舊情、凝聚宗族力量，形成如今所見的集體歸寧慶典。

每逢歸寧吉日，村落便張燈結綵、喜氣盈門。紅燈籠沿街高掛，紅地毯自村口鋪入宗祠，彩旗迎風，獅鼓齊鳴。遠嫁四方、成家立業的外嫁金花，攜夫帶子，跨越山海返鄉，多身着統一典雅的紅旗袍或傳統華服，髮髻端莊、妝容秀麗，列隊成行，盡顯風華。巡遊隊伍前頭醒獅開道，鑼鼓喧天，金花們手捧福禮，肩挑喜擔，撐油紙花傘，擔筐內盛滿紅雞蛋、年糕、喜糖、臘味、土特產等心意之物，象徵滿載而歸、回饋桑梓。隊伍穿行於村道古巷之間，父老鄉親夾道相迎，孩童追逐嬉戲，爆竹聲聲、笑語盈街，場面盛大熱鬧，成為粵西鄉村年度最引人矚目的民俗盛事。

歸寧慶典儀式莊重有序，完整保留了粵西傳統禮俗的內核：一是拜謁宗祠、敬祭先祖。 全體金花齊聚祠堂，在族老主持下行禮拜祖，追念血脈源流，感念宗族庇蔭，表達慎終追遠、不忘根本之心；二是叩拜父母、敬奉高堂。 金花們向家中父母長輩行禮獻茶，奉贈禮物，報答養育深恩；長者賜下吉祥祝語，期許子孫和順、家業興旺。一拜一敬之間，孝悌家風與骨肉親情得到最直接的傳承；三是宗親歡聚、圍席共宴。 禮成之後，村裏擺開百桌乃至千桌團圓大宴，全村老少與歸鄉金花圍坐同席，佳餚滿席，杯盞交錯，共話鄉音舊事，共賀家鄉新貌。席間或有粵劇演唱、醒獅表演，歌舞助興，神人共樂、鄰里同歡，盡顯鄉土和睦的煙火溫情。

外嫁金花歸寧慶典的深層價值，在於三重文化意蘊。其一，溯根追本的宗族認同。 無論嫁往何方、漂泊多遠，金花們借歸寧之機重回故土，確認自己與娘家宗族的血脈聯繫，強化了「出生入族、嫁不離根」的鄉土認同，使分散各地的鄉情得以重新凝聚。其二，孝親敬老的家風傳承。 拜祖、敬親、奉茶、獻禮等環節，把孝道倫理、感恩之心以儀式化的方式代代演示，涵養了尊老敬賢、知恩圖報的淳樸鄉風。其三，巾幗力量的鄉土反哺。 歸鄉金花見家鄉發展、憶舊日恩情，常主動捐資助力修橋鋪路、建祠修廟、獎學助困、敬老扶弱，以自身資源與熱忱回饋故土。昔日受養育之女，成為今日興鄉之賢，彰顯了粵西女性賢惠通達、心繫桑梓的品格與擔當。

粵西外嫁金花歸寧慶典，是一場巾幗歸巢的民俗華章，一脈孝親敬祖的家風禮讚，更是粵西人刻在骨血裏的故土情懷。它以最質樸的儀式、最真摯的溫情，連接起離鄉與守土、傳統與當下、個體與宗族，讓鄉情生生不息、代代相傳，在南海之濱續寫着嶺南鄉土文明溫暖而厚重的篇章。如今這一傳統禮俗已成為凝聚鄉賢、涵養文明鄉風、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文化紐帶。



●外嫁金花身着典雅華服，盡顯風華。 作者供圖

淺冬如詩(組詩)

王連生

雪花

天空把積攢了一年的心事
揉成細碎的白
一片兩片三片
落在眉間就成了霜
落在掌心就成了淚

它們從不問歸期
只藉着風的翅膀
去親吻那些
等不到春天的泥土

枯枝

把繁華還給季節
把柔軟還給歲月
只留下一截瘦硬的骨骼
在風中站立

像一句沒說出口的挽留
像一雙不肯放下的手
哪怕被冰雪壓彎了腰
也要替春天
守住最後一點倔強

暖陽

不似夏日的烈
也不像秋日的涼
只是隔着窗玻璃
把影子拉得很長

長到能越過千山萬水
長到能回到那個冬夜
你坐在爐火旁
伸出一雙溫熱的手
溫暖着盼歸的心

時代詩行

天山麵點藏風味

指間歲月

張曉敏

新疆美食裏烤肉、大盤雞、抓飯聲名大，麵點最先想到的總是拉條子、烤饢，嘗過新疆人的各式麵點，才能讀懂新疆飲食豐富的層次。新疆早餐麵點品種多，做工精緻，散發出獨有的味道。

每天早上食堂有不同麵點。咖啡色的芝麻棗糕，吃進嘴裏棗香綿長。抹茶紅豆饅頭口味清新柔和，裹在饅頭裏的紅豆甜而不膩。素餡薄包子，包着胡蘿蔔絲或土豆絲，餡料雖不是牛羊，但皮薄餡鮮，清爽適口。還有金黃蓬鬆的包爾薩克，是哈薩克族經典的點心，也是早點中的主角。這些點心口味各有千秋，外觀好吃又耐看。

最尋常也最暖心的，是葡萄乾玉米發糕。玉米麵摻上少許白麵，經酵母慢慢發酵，蒸出來蓬鬆暄軟，細密的氣孔藏着粗糧獨有的香氣。表面零星嵌着葡萄乾與紅棗碎，甜度淡淡的，不膩口，是老一輩兵團人熟悉的吃食。當年開荒墾地，糧食有限，粗糧發糕耐飢實在，陪着一代代支邊人熬過漫長歲月，如今依舊穩穩擺在食堂的餐盤裏，成了揮之不去的味覺鄉愁。

油塔子層層疊疊，像小小的白玉塔，薄如蟬翼的麵皮裹着清油，輕輕一抖便能散開，軟潤鮮香。巴哈利色澤沉厚，黑麥、蜂蜜、核桃與葡萄乾相融，扎實醇厚，是伊犁人家過節才常做的點心，如今在食堂也能嘗得到。還有酥脆的饊子、鬆軟的小油饢，甜鹹錯落，蒸的、烤的、炸的，滿滿當當。



●油塔子 網上圖片

總有朋友好奇，為何新疆食堂的麵點這樣豐富？這滋味，是多民族飲食交融的結果。維吾爾、哈薩克、回、錫伯等各族群眾，各有代代相傳的麵點手藝，風味各不相同。而當年從全國各地奔赴邊疆的支邊青年，又把內地的蒸糕、桃酥、花卷的做法一併帶來。南北風味與西域吃食在這裏相遇、相融，慢慢沉澱成兵團食堂獨有的餐桌傳統。

伊犁河谷物產豐厚，小麥、玉米、鮮奶，都是就地可取的原料，特別是小麥，田地土質肥沃，生長期長，麵粉筋道麥香味濃郁，給點心添上天然的甜香。新疆氣候乾燥，烤製的麵點不易變質，適合食堂批量製作、長久存放，也方便食客隨時取用。食堂的後廚，心裏裝着各族就餐人員不同的口味，兼容鹹甜，把不同地域的吃食，妥帖安置在一方餐枱上。

早晨，盛一碗溫熱奶茶，或喝上一口用新疆本地稻米熬出的米粥，配一塊玉米發糕，或是撕一籠油塔子。不同的點心擺在一起，色澤誘人，不只是口腹的滿足，更是這片土地包容的印記。天山的風雪漫長，正是這些樸素香甜的麵點，溫暖了初到新疆的人，也慰藉着長期駐守在這裏的人們。

黃鶴橋行思

窗明風和

向墅平

去往黃鶴橋峰林的途中，群山一重疊着一重，青灰色的山體輪廓，順着天光慢慢鋪向遠方。轉過一道盤山彎道，成片石柱一下子展現在眼前，這時才真切感覺到，往日看過的那些普通喀斯特，和眼前這片山野，終究有着不一樣的氣質。

日光斜斜落下來，千百根石峰從峽谷間拔起，模樣各有不同，有的敦實厚重，有的清瘦峭挺，高低錯落立在山脊之上。岩石是深沉的黛青色，表面留着流水長年沖刷出的縱向紋路，像是歲月一點點摩挲出來的痕跡。它們挨得很近，安靜地向着天際伸展，遠遠望去，真就像一隊靜靜佇立的巨人，並肩守在雲霧邊緣。風掃過峰頂，鑽進石縫裏，漾開一陣低沉綿長的嗡響，沒有多餘喧囂，只有山野本身緩緩流動的氣息。我沿着石階慢慢往上走，時不時抬頭看一看，石峰投下的陰影在地面緩緩挪動，走在這片寬大的蔭涼裏，腳步也不自覺放輕了幾分。

走到觀景台，人們常說的半壁江山，才算完整呈現在眼前。大地在這裏陡然斷開，一邊是連綿起伏的峰叢，草木順着岩縫鑽出來生長，深淺不一的綠意和岩石的褐色相互交錯；另一邊是近乎垂直的巨大斷崖，崖壁筆直向下延伸數百米，一層層岩紋往谷底沉落，最後隱沒在幽深濃密的林木當中。陽光斜斜劃過峽谷，被照亮的岩壁泛着溫暖的赭色，背陰處則沉成濃郁的墨青，明暗對比清清楚楚，像是天地無意間鋪開的一幅山水長卷。山風從谷底慢慢吹上來，裹着青草與濕土的氣息，崖邊叢生的灌木順着風向微微偏斜，細小葉片在風裏輕輕顫動。

山道順着山勢一路盤旋抬升，路旁隨處可見形態奇特的岩石。有些石身渾圓敦厚，好似蹲伏的野獸；有些稜角銳利突兀，隱隱帶着一種將要騰空而起的動勢。石面上滿是坑窪與深淺不一的水痕，都是千萬年風雨反覆侵蝕留下的印記。纖細的藤蔓從狹窄石縫裏鑽出來，柔長枝條纏繞在灰黑色岩壁上，還綴着星星點點細碎的白花。我停下腳步細看，一塊巨石稍稍向外探出，它投下的陰影在地面輕輕晃動，隱約能看見一點模糊輪廓，卻怎麼也辨不清具體形狀。山石本就有萬千姿態，原不需要人強行給它安上名目。

一線天藏在兩座巨大崖壁的夾縫之間。

越往裏面走，頭頂可見的天空收束得越緊。兩側岩壁少有陽光直射，表面覆着一層暗綠色苔蘚，細小水珠順着石壁緩緩滑落，滴在石階上，暈開一塊塊深色濕痕。原本開闊的天空被崖壁裁成一道狹長縫隙，幾縷薄雲就在這條窄縫裏慢慢飄移。風被狹窄通道



●黃鶴橋一景 網上圖片

聚攏，力道漸漸變強，捲起地上散落的枯葉，在通道裏旋出小小的渦旋。站在這裏，最先感受到的不是什麼複雜思緒，而是岩壁撲面而來的壓迫感，是空氣裏清冽微涼的味道，當天光一點點收窄，心底便自然而然生出一絲屏息。

懸空棧道直接鑿在崖壁之上，路面不算寬闊，外側只設了簡易護欄。腳下石板被長年踩踏，變得溫潤光滑，身旁是粗糙冰涼的岩體，視線只要稍稍下移，就能看見深不見底的峽谷。山風從谷底直衝上來，吹得衣角不住擺動。遠處石峰層層排布，遠近高低各有層次；谷底連片林木匯成厚重濃郁的綠，彷彿一片凝固起來的波濤。我扶着護欄緩步前行，不敢長久望向下方深淵，只把目光投向遠方連綿的山影，看着雲影在一座座峰頂之上慢慢遊移。

登上黃鶴之巔，四周視野一下子變得格外開闊。

起初谷底只浮起幾縷極淡的霧氣，幾乎很難察覺，沒過多久霧氣漸漸聚成團，一道道從溝壑間漫溢出來，慢慢匯成一片茫茫雲海。雲流平穩向前湧動，時而填滿山間溝壑，時而露出一小截石峰頂端，如同海面零星露出的礁石。陽光穿透雲層，在雲面灑下一層流動的微光，峰頂便在明暗之間來回變換。濕潤微涼的風拂過臉頰，四下只有風聲、偶爾傳來的鳥鳴，還有雲層緩慢移動時那種幾乎聽不見的湧動。

雲海漫上來時，整片峰林彷彿懸浮在半空。黛青色石柱刺破流動的白霧，依舊安靜地立在原地。我望着雲海之上的群山，不由得想起黃鶴的古老傳說，或許真曾有黃鶴，從這片峽谷振翅而起，穿過層層雲霧，飛向遙遠天際。

一陣大風驟然掠過，雲絮在眼前翻湧浮動，峰林輪廓在霧氣裏時隱時現。風力慢慢減弱，霧氣稍稍散開，岩石、草木、遠方連綿的山嶺，又一點點清晰起來。群山依舊靜立，雲流依舊緩緩遊走，眼前景象只是安然存在，不必多說什麼，自有一番深長意味。